



创新与守正： 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下的中国因素

文>涂翰南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和挑战不断增加。部分国家贸易壁垒高筑，逆全球化浪潮再起。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四起。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蕴含着众多不稳定因素，为各国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影响力衰退，既有的国际秩序正悄然重构。与之相对的是，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在不断创新着外交理念，开始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主动作为，逐渐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转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层出不穷，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构建和谐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中国的世界领导力也在一次又一次外交实践中逐渐增强。

关键词：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领导力

国际局势正经历相较于人类历史而言最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蕴含着众多不稳定因素为国际和地区的稳定埋下隐患。近一段时间的俄乌冲突让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美国对华贸易战余波未平、世界疫情走向尚未出现拐点、国际贸易往来受到干扰、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实力的不断衰落和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受到限制，甚至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始终围绕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秉承多边外交主义，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秩序重构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因素和中国力量。

一、打碎与重构——国际秩序的更迭历程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准则和行为规范。”^[1]20世纪初至今，国际秩序已经发生了数次更迭，秩序更迭往往导致形成一批新的秩序受益者和受制者，而每一次的更迭都是对前一秩序的打碎与重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通过构建以西方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为核心的政治性平台实行集体安全。在这一体系下，由英、法、意、日等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共同主导了这一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国际社会

作者简介：涂翰南，男，汉族，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世界史。

希望达到目的有三：一是裁减军备；二是维持和平；三是公开外交，这为当时充斥着戾气的国际社会指出了一条道路。然而这个体系本身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一是国际联盟无法有效地避免战争。由于国联机制的缺失以及笼统的条约内容使之无法真正约束缔约国的行为，“盟约对国际联盟成员国发动战争留有余地，使制裁发动战争者成为空话。”^[2]

二是国际联盟无法形成有效决策。“全体一致”原则赋予了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成员国利用这一权力相互掣肘，导致许多议案无法真正形成共识并加以实施。

三是国际联盟并不能真正成为弱小国家维护权利的平台。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和英法对此的绥靖政策以及“九·一八”事变中国联的不作为，都体现着这一机构的失能。

此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一战”后仍旧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这些都一再表明这一体系的内在逻辑是维护强权霸权，世界不稳定因素并未因此而消散，人类文明又再次陷入到重大的灾难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西方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击得粉碎，“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并未能阻止世界再次陷入灾难之中。在意识到集体安全机制存在的漏洞后，同盟国开始尝试填补这一缺失。“史学界一般认为，雅尔塔体系是指‘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等会议上就战时合作和战后世界安排上达成的一系列条约和协议的总称。”^[3]雅尔塔体系将大国政治放置在协调国际事务当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支撑该秩序主要的支柱。雅尔塔体系相较之前者有三大区别：

一是建立了联合国以取代国际联盟成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平台。新成立的联合国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区域、拥有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文化基础的国家。“联合国成立之初的 51 个创始会员国，遍布世界六大洲，代表着世界 80% 以上的人口；到 1995 年已多达 185 个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已近 120 个，占会员国总数的 2/3。”^[4]相比于国际联盟，联合国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二是由“全体一致”原则过渡到“大国一致”原则。在雅尔塔体系下，各大国通过协商取得共识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原则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绝对的力量能够完全主导世界事务。采用何种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几个大国手中。在此之前，“国联盟约给大会和行政院全体成员以普遍否决权，联合国宪章采纳了否决权这一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将否决权仅限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5]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相互掣肘和难以推动决议实施的窘境。大国间所达成的共识也成为推动解决国际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雅尔塔体系构筑起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世界在总体均势下保持稳定发展，不存在一方阵营对另一方阵营具有绝对优势的空间。此外，冷战的阴霾也迫使各国加快科技的迭代更新速度，人类科技文明获得了巨大的腾飞。此外，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

苏联解体终结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格局，美国成为全球实力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世界上虽已经鲜有能与之匹敌的国家，然而看似胜利了的美国却也难以完全凭一己之力主宰世界。在冷战时代下，随着欧洲的重新崛起、亚非拉国家力量的跃升和不结盟运动的开展，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初显。冷战的结束让这一趋势更加凸显，多极化力量牵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在其中也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作为常任理事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身体力行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6]联合国这一平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也将继续深刻作用于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创新与守正——大变局时代中国应对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7]应对大变局中国外交在创新理念的同时坚守道义，展现着新时期中国的大国风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众多不确定的因素，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风险和挑战也陡然增加。一方面，世界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余波未平，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和接踵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罩上了一层阴霾。此外，大国博弈也反映在部分地区动荡的局势上：叙利亚战争和俄乌冲突扰动着国际和平与稳定；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再起；逆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大行其道；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再度抬头；全球化进程受到阻碍。各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受到疫情影响难以正常开展，世界各国各群体之间的感知受到阻隔，加深了各文明群体间的误判。在全球困境下，部分国家开始重拾冷战思维，积极构筑对华包围圈和成立反华联盟，意识形态的冲突又再次凸显，阻碍中国发展的因素不断增多。

然而面对全球性困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栉风沐雨中逐渐成熟起来。中国外交已经走过了 70 余年不平凡的征程，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外交开拓进取，攻坚克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8]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事业持续推进，我国进一步“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9]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始积极主动作为，不断为国际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道路。

在经济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助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受到了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我国还通过参与“RCEP”、申请加入“CPTPP”等组织积极与区域内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使国际社

会看到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集团的决心。此外，中国还深入嵌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部分国家采取对华脱钩政策存在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鸿沟，中国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工厂”的地位。

在文化上，中国形象以中国文化的方式进一步构建起来，中国文化积极与世界文化相融合，通过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形式传递给全世界，如通过打造特有的文化产品让世界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中国还积极通过举办冬奥会、交流年等方式深入推进中外文化交往。面对部分国家或企业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和抹黑，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都能第一时间加以澄清和反制，在正确诠释中国文化的同时捍卫了民族尊严，维护了中华文化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本着人道主义国际精神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尽己所能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提供疫苗、防护服甚至派出医疗团队参与指导当地抗疫工作，积极配合世卫组织进行新冠病毒溯源，以科学态度向世界传递着事实真相，有力回击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的抹黑。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抗疫不仅维护着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更展现着中国的大国担当。

在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也都可以看到中国外交的风采。在近期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劝和促谈；始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冲突双方积极创造谈判条件，并反对继续加剧局势升级。同时中国还提出“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时不得妨碍他国安全。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表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在悄然变化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正逐渐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转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因素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议程之中，国际社会期待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也期待中国方案为自身发展带来的改变，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实践中得以增强。

三、总结

无论各国存在的分歧如何，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国际体系始终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却长期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破坏，并在此之外建立了所谓的“西方秩序”以压制“二战”胜利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随着西方实力的衰退和“西方秩序”漏洞的显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西方

秩序”并非是“普世价值”。尤其在抗疫方面，对比中国所采取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积极态度，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见识到了西方世界对生命的漠视，降低了对西方世界的信任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积极创造和谐健康的世界，分享自身发展经验，维护国际秩序，始终牢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初心与使命。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仍旧乏力，世界未来的道路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面对这一不确定性，中国只有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正确的外交策略，始终坚持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守道义，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会，创造机会，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积极贡献国家智慧，为世界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才能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历程中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 [1] 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10):4.
- [2] 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J].中国社会科学，2015，(7):201.
- [3] 赵志辉.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与中国关系的再认识[J].南京社会科学，2000，(6):53.
- [4] 高华.联合国与国际联盟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5):46.
- [5] 同[4].
- [6] 习近平.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EB/OL]. [2022-09-07]. http://m.news.cn/2021-09/22/c_1127886754.htm.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28.
- [8] 王毅.王毅谈新中国外交 70 年成就和经验 [EB/OL]. [2022-09-07]. 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1903/t20190308_358668.shtml.
- [9] 人民日报评论员.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EB/OL]. [2022-09-07].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624/c1002-30079094.html?from=singlemessage>.